



长得一模一样，父亲是怎么做到一目了然的？

清明过后，村西过了公路的大西滩，草渐渐泛起了绿色。这下，羊群可就难管理了。头羊撅起尾巴，一个劲儿地往前冲，追逐着那鲜嫩的绿草。而有些羊呢，被公路两边路基下运输车辆散落的甜菜吸引，赖着不肯走。父亲顾得了前面，就顾不了后面，累得他每天晚上吃完饭，头一挨枕头就沉沉睡去。

父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熬着，从春天熬到夏天。他盼着村东那棵杏树上的杏子变黄，盼着地里的麦子成熟。因为麦熟杏黄的时候，我的暑假就开始了。父亲盼着我回来，这样我就能当上一个半月的小羊倌。最起码，父亲在前面领着羊，压住头羊，我在羊群后面跟着，能减轻他来回奔波的劳累。

终于盼到了我的假期。其实，我心里极不情愿当小羊倌。可每个星期天回家，看到日渐消瘦、面容憔悴的父亲，

我心里满是心疼。也曾有星期天，我主动跟着父亲出去放羊。不过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改变家里一穷二白、靠放羊过日子的现状。

于是，每天早晨出去放羊前，我都会在小笔记本上抄写一些古诗词。午后，羊群到了大滩，吃饱了就不再乱跑，而是低着头聚在一起。父亲也会在对面的柳荫下卷起旱烟抽起来。

这时，我便在树荫下铺上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碳酸氢铵化肥袋子，半躺在田畔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我脸朝天空，呆呆地从稀疏的树枝间看着白云在蓝天上悠悠地变幻着形状。有时，也会盯着毛毛虫从一个树叶弓着身子爬到另一个树叶上。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我是在背诵小笔记本上的古诗词。“楚山秦山皆白云，白云处处长随君。长随君，君入楚山里，云亦随君度湘水。湘水上，女萝衣，白云堪卧君早归。”这些古诗词，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背会的。

在我每个暑假一个半月的小羊倌时光里，我不仅减轻了父亲的劳累，还背会了许多古诗词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，最初的文学梦，就这样悄然萌芽。

（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、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）